

张荣明

著

庄子说道



莊子傳

张荣明

著

庄子说

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说道/张荣明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12

ISBN 7-80668-384-4

I. 庄... II. 张... III. 庄周-哲学-通俗读物
IV. B223.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3161 号



庄子说道

作 者——张荣明

责任编辑——周清霖

封面设计——周剑峰

责任监制——庄黎声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开 本——787×960 1/32

印 张——7

字 数——10 万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书 号——ISBN 7-80668-384-4/B·19

定 价——15.00 元

自序

庄子像一个负荷华夏民族几千年智慧的精灵,他才气喷薄横溢,却又鬼差神使、阴错阳差——倘如说,渊源悠久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泱泱文化结晶成这样一个精灵,令人更易理解;然而庄子却横空出世,生长在二千年之上,没有汉唐诗赋、宋词元曲,晚明小品,……没有这多彩多姿充满着葱茏活泼的盈盈灵气的熏陶,无所依傍;那些佶屈聱牙、不可卒读的《尚书》,那些举止呆板如仪的《礼仪》,那些布满狰狞凌厉的饕餮纹样的商鼎周彝,能给他以什么灵感呢?

庄子独来独往,师法自我,他那宽广的头脑及博大的心灵正是酿造瑰奇哲学的源泉,或者说,是“道法自然”:那亘古已存的蓝天碧海,日月星辰、风霜雨露、电闪雷鸣、天籁地籁,乃是庄子灵感真正取之不竭的渊源。

可以说，庄子是千古一绝。每次阅读他的哲学，每次犹如进入佛家“因陀罗网”之中，但见奇异风光上下四方重重叠叠扑面而来，大有八面受敌、目不暇接、变幻无穷、气象万千之感。因此，庄子似乎不是黄尘滚滚的大地的产儿，而仿佛是一位天外来客，横空飞来，灵气逼人。

在这本小书中，我想追摄庄子的精魂，对于他部分哲学能加以艺术的再现、创造性的发挥，故虽取名为《庄子说道》，^①却可以看成是庄子与我的二重唱，他中有我，我中有他。

是为序。

① 本书原名《哲学怪杰——庄子传奇》，但我的一位谙熟图书出版及销售之道的朋友建议改名为《庄子说道》。我觉得这亦未尝不可。因为庄子的一生，无论是正面阐述自己堂皇的主张，还是侧面与人辩驳诘难，甚至饮酒鼓盆、举手投足之间，何处而在表明自己的哲学，即在“庄子说道。”

目 录

自序	1
一、庄子与东郭子	1
二、庄子谢绝相位	9
三、庄子与魏王	15
四、庄子与髑髅	23
五、庄子与曹商	30
六、庄子与阿二	33
七、庄子授课:人生哲学	39
(1) 遥游:大鹏与小雀	40
(2) 齐物论:美人与真理	43
(3) 养生主:庖丁解牛	46
(4) 人间世:“支离疏”混世	50
(5) 德充符:兀者与孔子	55
(6) 大宗师:“虫臂鼠肝”	64

(7) 应帝王：“凿破混沌七日死”	70
八、庄子授课：寓言小品	76
(1) 木鸡无敌	76
(2) “朝三暮四”	78
(3) 屠龙之技	80
(4) 羔、蛇、风	86
(5) 罔两与影子	93
(6) 蛤蟆与大鳖	95
九、庄子授课：人物掌故	100
(1) 老子与孔子	100
(2) 支离叔与滑介叔	108
(3) 孔子与游夫	112
(4) 子贡与丈人	115
(5) 南郭子綦论“天籁”	119
(6) 列御寇受惊	123
十、庄子与惠施的论辩：鱼儿乐否	130
十一、庄子与惠施的论辩：无情之 情	134
十二、庄子与惠施的论辩：无用之 用	139
十三、庄子访惠施	143

十四、庄子妻死	148
十五、庄子过惠施之墓	155
十六、庄子弹鵓	162
十七、庄子与弟子	168
十八、庄子将死	175
附录《庄子说道》的出典	183
后记	208
再版后记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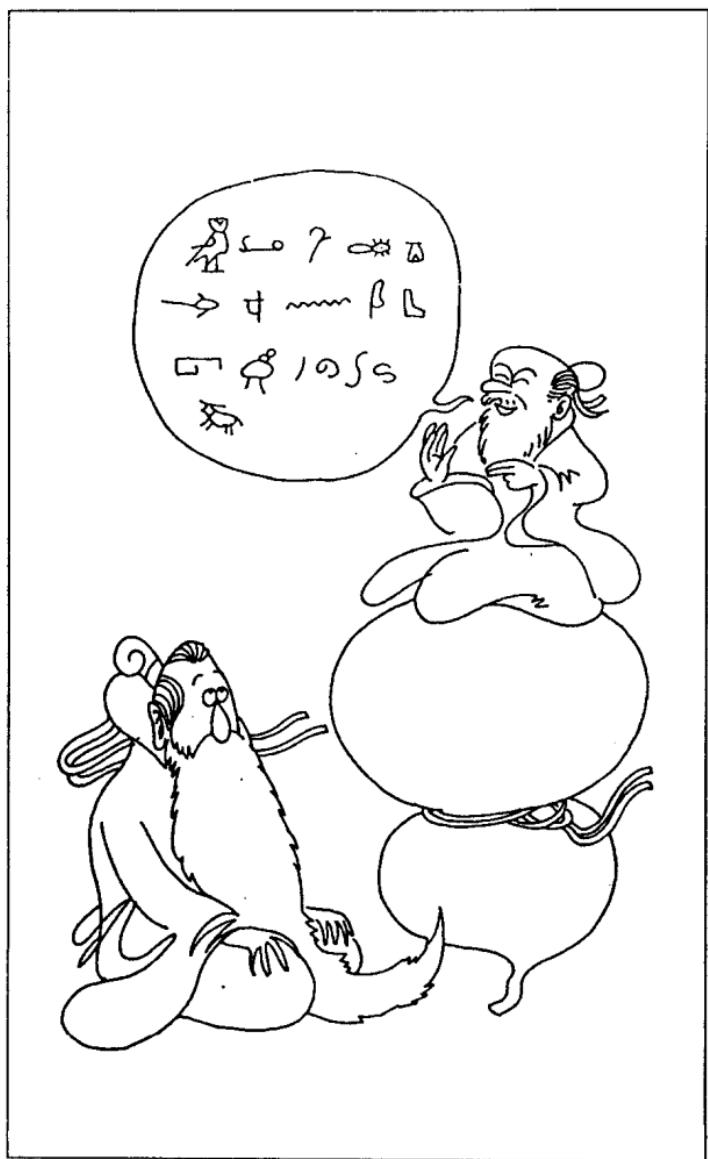
一、庄子与东郭子

有一天，庄子外出，走到一座城墙东面的时候，不期然遇见一个白发皤然的老翁，名叫东郭子。东郭子扶着根拐杖，原先正坐在青苔滋蔓的墙脚下眯缝着眼睛晒太阳，闲着无事。有时，还低下头去瞧瞧地上的蚂蚁打架争食，倒也无聊得慌，因为身旁孤零零的，没个闲老汉作伴儿，否则的话，把头凑在一起，热热乎乎地聊聊周武王八百诸侯打商朝，也能破破寂寞、开开心。所谓“茅檐曝背，高话金銮”，这情景本身就够有趣的了。

现在，东郭子一见庄子飘然走来，赶紧起身相迎，问道：

“呵，您就是人们常说的庄先生吧？”

“不敢，不敢，在下便是。”庄子拱手相答，顿住了脚步。一边肚子里在嘀咕：这老先生没见过面，却挡住我道道，不知有什么事。



东郭子见庄子的眼睛里闪出几道炯炯的疑惑的光，就急忙撩了撩嘴边的长白须，说明缘故道：

“噢，是这么回事。你们道家常说的那个‘道’，恍恍惚惚的，看又看不见，摸又摸不着，它究竟在哪里呢？鄙人想了几几年也没弄明白，往往是刚要想通的时候忽又变得糊涂起来了。‘道’啊‘道’，这‘道’简直比阴阳八卦还要难懂。今天贵驾经过，鄙人不揣冒昧，厚着脸皮就要大大打扰而讨教一番了。”

“哪里，哪里。好说，好说。”庄子很客气地摆了摆手，随后娓娓地谈了起来。“我们常说的‘道’，虽然是恍恍惚惚、迷迷茫茫，其实却是无所不在，遍地皆有的。不这样，就不成其为‘道’喽！”

“哎哟，原来如此！不过我越听越玄乎，您能不能具体地给我指点指点？”

“拣近的说，就在蝼蛄和蚂蚁的身上。”庄子指了指对方的脚下。

“不可能吧。在这样低下的东西身上怎么能有‘道’呢？”东郭子吃了一惊。

“不瞒说，连瘪塌塌的小稗子里也有。”庄子淡然一笑。

“啊？怎么在更加低微的东西里也有‘道’呢？”东郭子的脸同胡须一样白了。

“说实在的，甚至在断瓦碎砖之间也有。”庄子依然不动声色。

“啊呀呀！”东郭子惊讶得几乎跳了起来，唠叨着：“蝼蚁会动，稗子在田里生长，这两者姑且还有些生命之‘道’罢——其实也不能算有‘道’——可这瓦砖是死东西，死沉沉的，说到天皇老子那儿，它也有不了道呀！我不信。”

“恕我直言，老实说，连大粪里也有‘道’哩！”庄子拱手一揖，风度翩翩地说。

就像树上聒噪的知了突然给竹竿敲了一下，东郭子即刻不作声了。他以为庄子这话在调笑作弄自己，所以有点气鼓鼓。

庄子见东郭子突然缄口不言，明白他是误生其气，就微笑地解释道：

“呵，得罪、得罪。老丈，您以为我刚才这话是开玩笑、打趣您吗？那可是大大误解了啊！”

“我说粪中有‘道’，并不是说粪就是‘道’，意思是说通过粪也能反映出‘道’。譬如以马粪为例吧，在咱们这个列国争雄、戎马

遍野的时代中，无论是山谷、平原、僻乡、都邑，马粪几乎到处都有，司空见惯的。倘如有一天这马粪能均均匀匀地直接屙在农田里，而不是乱七八糟地撒在战场上，那么咱们这个世界便是清明太平之世了。为什么呢？我们道家开山祖老聃先师说得好：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

“这话就是说，整个天下如果真正太平了，那么就不必骑着马儿驰骋战场去鏖杀，而是赶着马儿去肥田了。因为马不似牛，不会耕田，干脆拉粪肥田罢了。老丈，您想一想，可见这马粪，不就曲折地反映出一种社会的动乱和升平的‘道’吗？

“再说那瓦砖吧。瓦砖之中难道就没有‘道’吗？不是的。倘如说枯骨髑髅原先是风流潇洒的公子、蟠首蛾眉的佳人，那么这断瓦碎砖其实就是昔日的朱楼绣阁、歌榭舞馆。我几乎从这断瓦碎砖之中还闻得出琼浆玉液的美味，听得见凤竽龙笛的佳音呢。可见世上的荣华富贵也无非像瓦霜草露，转瞬即逝。再说天地间哪有一家一姓永做侯王的道理呢。所以这看似平常的断瓦碎砖，究其实，不就深刻地反映了一种高下易位、世事迁移的

社会变化之‘道’吗？

“虽然‘道’本身不是蝼蚁、瓦砖、大粪，但‘道’如同幽灵，恍恍惚惚地依附在万物身上，任什么也逃不了。老聃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物。’意思是说，‘道’虽然是恍恍惚惚的，但究竟还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和物质来显露出‘道’的精神面貌的！”

庄子这一番话脱口而出，似行云流水，一泻千里，痛快淋漓，东郭子听得频频点头，如醍醐灌顶，美孜孜地眉开颜笑，连声叫好。庄子略略顿了顿，又说道：

“老丈，我想，咱们没见面之前，恐怕您一定以为‘道’是高高踞上，清气飘逸，一尘不染的。对不对？这也难怪，因为‘道’是在天地之前就应运而生了，能不尊贵吗？殊不知‘道’虽然光辉灿烂，庄严伟大，就像高挂在天上的太阳一样，但宇宙间没有一件东西能不受到‘道’的光芒的滋润，如同阳光普照万物一样，一视同仁，概莫例外。呵，这就是所谓‘道’的真面目，它既神秘又不神秘。老丈，这下您可明白了吧！”

听到这里，东郭子连连拱手，不胜佩服地

说：

“呵、呵。真是、真是‘闻君一席谈，胜学十年道’呀！庄周先生道貌岸然，德化天下。当今世上，道德文章的魁首，舍先生我真不知其谁也！”

庄子一听哈哈大笑，不过随即又摇摇头，有点不以为然地说：

“老丈，不见得，这话您可是多多溢美了。咱们萍水相逢，真是一见如故呀。其实，我一开首也不必说得如此惊世骇俗，使人听了毛骨悚然。我可以说得冠冕堂皇一些。譬如说，‘道’存在于泰山顶上、蓬莱岛中；存在于周文王的八卦演化之中、姜太公的兵书战策之内。这样您无论如何也不会奇怪了，而且会觉得‘道’是那样的神圣庄严，令人要焚香膜拜了。那么，您的心里也将感到很舒坦，是吗？但我想：何苦要蒙人呢？不讲则罢，一讲就应讲得透彻一点。所谓‘一针刺庖，痛而后快’！老丈，您小处明了，大处自然也就通了。

“这里有一个例子。据说市上的小官吏问屠夫是怎样收购猪的。屠夫回答：买猪之法，顶重要的是先要估量一下猪的肥瘦。仅仅用眼瞧瞧是不够的，这需要用脚去踩踩猪

的腿脚的肉膘。”因为猪的腿脚最难生得肥了，倘如这些部位很丰腴，那么其它地方就不必说了，一定生得圆滚滚、膘壮肉肥。这当然是一个简陋的比喻。“道”呢，也是这模样。既然在蝼蚁、瓦砖、大粪之间都有“道”，那么天地间还有什么东西能没有“道”呢。真是无所不到、遍地皆是呀！原先我故意说得耸人听闻一点，使您也能悟得深一些。一番苦心，盖出于此。呀，时候也不早了，好了、好了！后会有期。老丈，我这就同您告辞了。恕罪、恕罪。”

庄子说完，一拱手，就飘然走远了。

庄子是走了，但他的话就像铜箫玉筝，清清泠泠，如今戛然一止，却是余韵无穷呵。

东郭子呆呆地站着，像是魂刚被人勾去似的，什么也几乎不知觉了。他只是恭敬地目送着庄子远去的飘逸的背影，恍惚地感到太空中都弥漫着“道”的馨香的风味。而自己呢，也轻轻扬扬地仿佛要凌空飞上天去，去拥抱那亘古永存、万世不衰的神秘的“道”哩。

二、庄子谢绝相位

这一日秋高气爽，太阳已爬在半空，庄子还关着门大睡其觉。原来昨晚他一直在聚精会神撰写大作，由于文思如泉，下笔不能自休，待到四更过去雄鸡初啼，他才丢下笔杆，倦然入睡。

如今门外突然一阵车马喧哗，随即门上被敲响几下。

原来，楚威王在宫廷内外多次听人交口赞誉庄子，据说此人满腹经纶、博古通今，似有经天纬地之才，诚是旷世一奇人。楚威王一听，当下仰慕得要命，心想：如能把庄子这位奇才招纳进宫给予高位，犹如挖掘到一颗大宝珠，于自己脸面也大有光彩。虽则自古豪杰之士，才高气盛，背有傲骨，不肯唯唯诺诺任凭君王驱使，但方今天下大乱，群雄纷起，逐鹿中原，正是用贤举能之际，寡人倘能